

岐路

孙玉春 著

5

I247.5

1716

3



歧路

群众出版社

1984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辛亥革命失败后，热血青年钟紫剑感到苦闷、彷徨，被迫逃到国外，到欧洲寻找出路，误入无政府主义的歧途。他潜回国内后，采用种种手段进行暗杀，但屡遭失败。最后终于认识到，要想推翻反动政府，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人民一道起来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作品故事生动，情节曲折，具有传奇色彩，富有教育意义。

歧 路

孙玉春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182千字 插页2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309 定价：0.76 元

印数：00001——95000册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归国第一夜	15
第二章 回首坎坷路	32
第三章 巴黎舌战	48
第四章 初试锋芒	63
第五章 吓退蒙面人	78
第六章 海外奇遇	92
第七章 地火在运行	109
第八章 暴风雨之前	129
第九章 杀鸡儆猴	145
第十章 铤而走险	164
第十一章 误中奸计	178
第十二章 虎口脱险	195
第十三章 各奔东西	209
第十四章 喜筵藏杀机	225
第十五章 亡命出走	238
第十六章 弥留悟真谛	251

楔 子

一辆北京吉普悄没声息地驰出江洲市公安局，穿过车流如梭的繁华闹市，沿着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象脱弦的箭射向郊外。

在三点五公里路碑处，吉普离开公路，拐上一条弯曲小道。颠颠簸簸地行不多远，便见几个社员站在小道上招手，吉普车在他们身边嘎然停下。

从吉普车内跳出一老一少两个公安人员。

社员们把公安人员领到路西的池塘边，塘埂上有两大块灰白色的橡胶，周围一片水迹，显然刚从水中捞出来。

一个年轻社员介绍道：“早晨，我们在池塘里打鱼，鱼网被什么东西挂住，怎么也拉不上来，我们只好下水去摸。嗨，原来是他妈的这两个玩艺儿！一块总有六七百斤重呢，好不容易把它们弄上来。我们觉得很可疑，马上就给你们打了电话。”

橡胶上打着印模，说明这是从斯里兰卡进口的橡胶。两个公安人员仔细察看现场，现场在打捞橡胶时遭到了破坏，除了发现两条平板车轱辘的辙印外，几乎一无所获。

回去的路上，老公安人员沉思地说：“小陶，你先找到

失主。”

小陶开着车，答道：“老局长，你就放心吧，这个案子已经交给我……”

“嘎吱——”他突然手脚并用地来个紧急刹车。由于惯性的缘故，老局长猛然弹跳起来，脑袋差点撞到挡风玻璃上。原来是一辆自行车出其不意地从斜刺里冲出来，抢在吉普车前穿过公路。若不是小陶手疾眼快，动作稍慢半秒钟，一场惨祸将不可避免。

小陶气得脸通红，一直红到脖子下。他推开车门吼道：“想玩命啊！”

骑自行车的是个年轻人，恶作剧地做个鬼脸，回敬他一声尖厉的忽哨。

“这些年轻人，真没办法！”小陶说这句话的口吻象个老年人，其实他只不过二十四五岁。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吉普车悄然回城。小陶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忘记了开车不能交谈的规则，说：“老局长，你这算啥子退休？整天还象年三十晚上的案板，没有一会空闲！”

“生就忙活命，一闲生百病。还是忙点好啊，我干不了大事，给你们年轻人当助手吧。”

老局长姓钟名阿盼，今年六十六岁。他自觉年迈体衰，去年打报告给上级，硬是把担子卸给了年轻的助手。名为退休，其实他退而不休。在他提议下，成立了失足青少年教育委员会，他毛遂自荐当了顾问，经常深入到少管所、居委会以及失足青少年家庭，调查了解他们犯罪的原因，研究挽救措施。他还亲自写了两篇调查报告登在“教委会”的刊物《知返》上。

下班前，小陶来向老局长汇报调查结果：“橡胶失主是大江橡胶三厂，失窃地点在码头货场。我的天！你简直想象不出货场管理有多混乱，橡胶丢失那么多还不知道。我叫他们一检查，嗨，除了橡胶，还有二千一百公斤铜盘元，一千二百块铝瓦模不见了，真该打屁股！据我分析，作案的是个集团，至少在三人以上，有一定的运输工具。据陆敏调查，曙光公社旅馆住着几个附近县来的社队企业采购员，他们弄不到有色金属指标，便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频繁接触……”

听完小陶的汇报和分析，老局长未置可否。在意见未考虑成熟之前，他向来不轻易表态。

近来接连发生的盗窃案使他恼火，一小撮犯罪分子的猖狂活动使他愤怒，而我们的有些同志对工作不负责任的状况更使他痛心。前不久捕获到一个未成年的小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他到同一家工厂仓库作了四次案。公安人员去调查，该厂负责人竟矢口否认。国家财产丢失是小事，他怕承认了会影响当月奖金收入。这回老局长真动了肝火，亲自把小偷带到现场，叫他表演当时作案的情形，又把赃物摆到面前，他们才不得不承认。老局长感到实在不可理解，他们自己的东西，哪怕丢一根绣花针也要寻找半天；而对国家财产却如此慷慨大方，毫不吝惜，以致给犯罪分子造成可乘之机。法律上却很少追究他们的渎职罪，岂非咄咄怪事！

老局长亲自到码头货场作了一次调查，当天晚上他急冲冲找到小陶：“走，执行任务！”

“什么任务？”小陶不解地问。

“抓盗窃犯呀。”

“有把握吗？”小陶感到突然。

“试试看，我不敢打包票。”

于是，他们脚踩风火轮似地直奔码头。

码头货场沿江数里，共有九个大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闲人免入的。附近的居民们要到江边洗菜洗衣挑水；小孩要到江边游戏；年轻人要到江中游泳；老年人要到江边散步……因此不断与警卫人员发生纠纷。文化大革命中，附近的居民们借助无政府主义终于获胜，使得货场大门变成聋子的耳朵。

三号门的值班室里，汽油桶改制的火炉子烧得通红。四个值班人员正在打扑克，有两个人脸上贴着纸条，头上顶着破鞋。老局长和小陶在窗外看了一会便走进货场，如入无人之境。老局长领先走到一堆毛竹垛前，和小陶钻进毛竹缝隙潜伏起来。

滔滔大江在他们背后流淌，夜行的江轮不时发出一两声短促低沉的笛鸣，向不夜的江洲表示问候。江风象醉汉似的闯上岸来，吹着哨子逞凶撒狂。潜伏在毛竹垛里的公安战士和它进行搏斗，裹紧大衣抵御它的袭击。小陶不时看看老局长，心里很不过意。

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和嘻嘻哈哈的说笑声传来，值班人员走出值班室，分头巡视货场。他们把头缩在大衣毛领子里，捏着四节电池的大电筒胡乱照着，时而咋呼一声：“谁？”

手电的光柱从老局长脸上掠过，他安然不动。值班人员从他们面前走过，什么也没发现。转过一圈以后，履行过了例行公务，四个人又陆续钻进热腾腾的值班室。就在这时，嗖，嗖，嗖！三个黑影窜进货场，直奔毛竹垛而来。离毛竹垛不远，有一堆用帆布遮盖的货物，那三个人掀开帆布作案

了。

老局长用胳膊肘轻轻捣捣小陶，俩人冲出来，象鹰似的扑向盗窃犯。小陶的大衣挂着毛竹发出的响声，惊动了盗窃犯。一声唿哨，三个人分头逃窜。小陶迅急勇猛地抱住一个，另两个早已跑得没有踪影了。

事后小陶问老局长：“你怎么知道他们今晚要来作案？”

老局长说：“傍晚我来的时候，发现货场卸下一批铜管弯头，偶然发现有人对这些铜质的弯头很感兴趣。”

逮到的盗窃者十九岁，叫来志杭。小陶觉得这家伙很象那个玩命的骑自行车人。从他身上搜出一把三棱刮刀，一包香烟，十几块钱和一把万能钥匙。钥匙是铜质的，做工很考究，尾部刻着大写的英文字母“A”。

老局长欣赏那把钥匙，翻来复去看了好一会功夫，问道：“这把钥匙是谁配的？”

来志杭大大咧咧地说：“我。”

“你的手艺挺不错啊。”老局长用讥讽的口吻说，突然提高声调厉声问道：“这个‘A’是什么意思？”

来志杭猝不及防，象触了低压电源似的浑身一震，垂下眼帘，说：“没有什么意思。”

“看着我的眼睛！”

来志杭恢复了冷漠傲慢，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说：“让我抽支烟吧，难受死了。”

小陶愤怒地一拍桌子：“放肆！这里是公安局，不是你逍遥的地方！”

来志杭斜眼瞥视小陶，没吱声。

老局长问：“你的同伙们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来志杭回答。

“橡胶是不是你们偷的？”

“是的。”

“为什么把它扔到池塘里？”

“因为卖不掉。”

“铜盘元和铝瓦模是不是你们偷的？”

“是的。”

“是什么人指使的？”

“没有人指使。”

“还作过什么案？”

“没有了。”

“赃物卖给什么人？”

“不知道。”

来志杭满不在乎的样子，激怒了老局长，他强压怒火，严厉地向他交待党的政策，来志杭却不屑于听。

小陶严正警告道：“来志杭，你要不老实，马上把你拘留起来！”

“那太感谢你了。我的伙伴们都被拘留过、坐过号子，就数我没资历，他们老是欺负我……”

老局长忍不住激愤地站起来，低沉而威严地说：“好吧，我们满足你的愿望！”

小陶立即把他押走了。

审讯室里只剩下老局长一个人。

寒冷、饥饿、疲劳一齐向他袭来，他冷清清地独自端坐，仿佛没有感觉。精神上的苦痛象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的心上。他掏出香烟，哆嗦着手擦了三根火柴才把烟点着。

来志杭才十九岁，把坐牢当成光荣的资本，这种畸形变态的心理，这种扭曲的心灵，不能不令人震惊！他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坐过牢，也曾象来志杭这样满不在乎，甚至戏弄看守，怒骂法官。但是，来志杭怎能同自己当年的举动相提并论！那时他坐牢，是为了解放人类的崇高事业；而来志杭们恰恰相反，破坏祖国建设，危害人民生命财产，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当年他那无所畏惧的精神，是伟大的共产党引导、教育的结果。那么来志杭们又是谁引导唆使的呢？难道他们从娘胎里出来就是“祸水”、“孽根”么？不，老局长从来就不承认所谓的“性恶论”。当然，他也不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婴儿脱离母体，降临人世，并无所谓善恶之分。思想是后天形成的，它时时受着社会的影响，正如一张白纸，近墨者黑，近朱者赤。那么，年方十九的来志杭又是受何种“墨色”的濡染呢？

他苦苦地思索着，不自觉地拿起那把刻有“A”的万能钥匙……

小陶蹑手蹑脚地走进审讯室：“老局长，天快亮了，回家休息吧。”

老局长从沉思中醒来，问道：“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我到来志杭家庭和街道了解一下，看他平时和哪些人来往。陆敏到废品收购部门调查销赃的情况。”

“唔，有什么任务要我干的吗？”

“有，那就是请你回家休息。”

“那好吧，我保证完成任务。你也迷糊一会吧！晚上我参加你们的案情分析会。”

不料，案情分析会没能举行。

这天晚上，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数以亿计的观众围在电视屏幕前，观看在日本举行的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国女排奋力拼搏，连克群雄，取得六战六捷的辉煌战果，成为举世瞩目的劲旅。今天对日决赛是关键一战。不到七点钟人们都赶回家中，大街上撂棍打不着行人。

公安局忙碌起来。前几天已经发现有少数坏人，借群众欢庆女排胜利之机制造混乱，图谋不轨。据排球界权威人士分析，最后对日一战，中国女排稳操胜券，将以七战七捷之不败纪录夺得冠军。可以想见，今晚的狂欢必然倾城鼎沸。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安宁，公安战士肩负重任出发了。大街小巷布满他们警惕的眼睛。

老局长不顾同志们的劝阻，也悄悄地踱上街头。走在人行道上，宋世雄那激动人心的解说声；女排队员们沉着有力的传球扣球声；赛场观众海啸般“郎平！郎平！”的呼喊声，从一扇扇临街的窗口飞出来，扣击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空气仿佛热了几分。

英雄的女排呵，请你们接受一个老公安战士的敬意！

和女排鏖战胜利结束的同一秒钟，江洲沸腾了！不，全中国沸腾了！鞭炮声；锣鼓声，敲打脸盆饭盒声，摔掷热水瓶的爆炸声……搅得人们的热血达到了沸点！狂喜的人们从每一扇大门里涌出来，从四面八方汇向街头，为女排的胜利欢呼，为中华民族的顽强精神欢呼。到处人头攒动，欢声如雷……

欢呼声中，老局长强烈地感受到了人民振兴中华，实现四

化的志气，他的心激动地颤动不已。然而公安战士的责任感使他警觉，他看见自发的群众由于缺乏指挥造成混乱，不由得绷紧浑身每一根神经，快步向市中心走去。

市中心，一辆“丰田”牌轿车淹没在人海之中，潮水般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撞击着轿车，司机满头大汗拼命按喇叭，然而无济于事。老局长招呼了两个便衣民警想挤过去，给轿车解围开道。忽然听到背后不远的百货大楼前传来哄叫声，预感到不妙，急忙转身奔去。

混乱中，百货大楼的橱窗被坏人砸烂了。里面陈列的都是贵重的电视机、录音机等高档商品——显然，这是歹徒们的目标。

“……”

“向女排学习！向女排致敬！”

“发扬女排精神，振兴中华，实现四化！”

“不要拥挤！前边有小孩！”

“抓住他！抓住他！”

“……”

强大激昂的欢呼声中夹杂着各种各样的呼喊。公安战士的耳朵是最灵敏的声纳，立刻捕捉住需要捕捉的声音。老局长以他特有的敏锐目光，一眼盯上了目标——一个背着大书包在人群中横冲直闯的年轻人。他出其不意地挤近目标，一把扭住歹徒的胳膊。歹徒的另只手从袖筒里抽出尖利的铁棍，凶狠地向老局长肋下刺来。老局长一闪身捉住他的手，象铁钳一样把他紧紧箍住。他向随后赶来的公安人员下令道：“铐上！”

冰冷、锃亮的手铐，不客气地咬住歹徒罪恶的双手。老

局长又急忙向橱窗挤去。到了那里，见挺身而出的群众臂挽臂结成一堵人墙，保护住被砸烂的橱窗。老局长松了口气。

直到深夜，狂欢的浪潮才退去。

老局长踏着遍地松软的爆竹纸屑回到公安局。这天晚上，一共抓到五个制造混乱的打劫者，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从他们身上搜出录音机、手表、现金等赃物，匕首、尖头铁棍、三棱刮刀等凶器。老局长感到惊讶的是，还有三把铜质万能钥匙，和来志杭的那把一模一样，尾部也刻着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A”。

显而易见，这几把钥匙出自一人之手。那么，这个“A”字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钥匙制造者的姓氏？在作案工具上留下自己的大名未免太愚蠢了吧？

有一把钥匙的主人叫袁小毛，老局长到他家访问过，算是老相识了。

他提审了袁小毛。

袁小毛看见老局长就心里发怵，赶紧低下头。

“抬起头来！”

老局长低声说了一句，他那两道威严冷峻的目光紧紧盯着袁小毛，象电光似的照见他五脏六腑。袁小毛心里一阵阵发慌，直冒冷汗。

过了好久，老局长递给袁小毛一张纸，开口道：“上面写的是什麼？念！”

这是三个月前，袁小毛离开拘留所时写的保证书。他用颤抖的手接过来，呆呆地捧着，没有勇气读出声。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我错了……”

“哼，口是心非！”老局长气愤地说，他拿出万能钥

匙，问道：“这把钥匙哪来的？”

“是……是我自己配的……”

“胡说！”老局长亮出三把同样的钥匙，“这些都是你配的吗？那么，刻这个‘A’是什么意思？”

“……”袁小毛低头不语。

“党的政策你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要耍小聪明，以为你不说我们就不知道……”

经过老局长做大量工作，袁小毛终于交待钥匙是一个叫胡昌信的驼子配的。胡昌信拉拢八九个年轻人，组织了一个小集团“安那其公社”。老局长立刻想起钥匙上那个“A”字正是ANARCHISME（即无政府主义）的缩写。

老局长眉心攥起大疙瘩，问题是严重的。

无政府主义的祖师爷蒲鲁东死去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竟然又冒出几个徒子徒孙，扬起早已臭不可闻的招幡，迷惑幼稚无知的年轻人。年轻人呵，你们可知道安那其是什么？是致人死命的砒霜，是张着血淋淋嘴巴的恶狼，它要吃人的啊！

经检察院批准，公安局拘捕了胡昌信。从他住处搜出大量赃款赃物，女人裸体照片，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其中有一本老局长五十多年前曾经读过的《师复文存》），一本自编手抄的《安那其讲话》。老局长信手翻开，扉页上印着无政府主义之父蒲鲁东的一段话：“无政府社会，没有主人没有统治者的社会，是我们所日渐走近的一种理想社会。这是一个无命令，无权利，无服从，无制裁，绝对自由的社会。”《讲话》里内容很齐全，有什么无政府主义奠基人蒲氏、巴氏、克氏介绍；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政府主义英雄小传；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世界瞻望——完全共产，各

取所需，绝对自由，老子第一。想吃肉就吃肉，想喝酒就喝酒，想打架就打架，想玩女人就玩女人……

满纸卑鄙的谎言，一派无耻的欺骗。实在令人不堪入目，老局长把它狠狠掷在桌上。就是无政府主义的祖师爷们看到这本《讲话》，也一定会谴责这些胡言乱语！稍微读点历史就知道无政府主义是什么货色，就知道当年马列主义者如何把它批得体无完肤，臭不可闻。然而，文化大革命却造就了一些头脑简单到了可怜程度的白痴，轻易相信这些荒诞不经的骗人鬼话，怎能不叫人忿恨而又痛心！

小陶送来了胡昌信的材料。

胡昌信，53岁，未婚，一直从事修锁配钥匙的个体户。其父胡啸，解放前当土匪，一九五一年因抢劫银行被镇压。

老局长不由得一怔，胡啸？这个驼子是胡啸的儿子？记忆的潮水顿时汹涌袭来，八百里淮河上船家闻风丧胆的“淮上大盗红胡子”胡啸，活脱脱地出现在面前，一幕幕的绑票、暗杀象电影镜头似的在眼前迭印。没想到五十年后，他的儿子重蹈他的复辙。老局长无可奈何摇摇头，真是感慨万千。

胡昌信是个身材矮小的驼子，背部的驼峰高高耸起，高度几乎超过脑袋。蜡黄的面孔，焦黑的牙齿，赭红色的胡须，完全继承了他父亲的遗传基因，相貌几乎和当年的胡啸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

由于他太矮，老局长不得不用俯视。

“你煽动无政府主义的动机是什么？”

胡昌信仰起脸，阴郁地回答：“我并没有煽动无政府主义，只是喜欢研究研究，这是我的业余爱好。”

老局长冷笑道：“好一个业余爱好！研究研究？说得多

么动听！”他抖了抖那本《安那其讲话》，“‘想吃肉就吃肉，想喝酒就喝酒，想打架就打架，想玩女人就玩女人’，请问，这是哪一宗哪一派的无政府主义？”

胡昌信振振有词地诡辩道：“无政府主义有三种，个人的，工团的，共产的。这是属于个人的无政府主义。”

老局长严厉地斥道：“不管是个人的，工团的，共产的，还是新村的，凡无政府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的宗旨——反对国家，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就你所言，个人的无政府主义提倡极端的绝对的个人自由主义，但它还有个前提，不妨碍，不干涉别人的自由。而你们呢？何止是妨碍、干涉别人自由！大肆破坏社会安宁，盗窃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哪配称个人的无政府主义？应该称流氓盗窃的无政府主义才对！”

“……”胡昌信蜡黄的脸色更黄了。

“老实说，你的研究水平实在不怎么样，不过是从无政府主义的陈年垃圾里拣了点破烂，用这些历史的垃圾来毒化空气，欺骗青少年，以达到你自己的卑鄙目的……”

老局长越说越愤慨，难以遏制满腔怒火。他深为那些受骗的年轻人感到痛惜，他们不读书不学习，头脑里变成一片荒原，任人栽种毒草野藤，渐渐毒化了心灵。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在老局长胸中油然升腾，他意识到，无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从马克思列宁就开始了的这场斗争，尽管早已把无政府主义打得落花流水，然而一遇到适当的气候，又会滋生出来。文化大革命中，从林彪、四人帮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到大大小小的阴谋家、野心家和别有用心者们，都热心地散布无政府主义，毒害了无数天真无邪的青少年，致使他们走上了犯罪道路。作为一个共产党